

花間坊
HUAIJIANFANG

红杉树

Red Wood

原山◎著

我们总让在乎我们的人哭泣
我们为永远不会在乎我们的人哭泣
我们在意那些永远不会为我们哭泣的人



朝華出版社

ISBN 978-7-302-2188-8

ISBN 978-7-302-2188-8

ISBN 978-7-302-2188-8

ISBN 978-7-302-2188-8

ISBN 978-7-302-2188-8

红杉树

Red Wood

原山◎著

朝華出版社

朝華出版社 北京 朝華印務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杉树 / 原山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2009.7

ISBN 978 - 7 - 5054 - 2186 - 8

I. 红… II. 原…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185 号

红杉树

作 者 原 山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李 蕾

特约编辑 盛 秦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安宁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88415258(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16 千字

印 张 19.7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186 - 8

定 价 25.00 元

自序



英国诗人拜伦说：“爱情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加拿大一家报社向读者征集人生意义的短文，读者踊跃响应。有人认为：“人生若没有苦涩，那么蜂蜜也不会甘甜。”有人认为：“信念、家庭、朋友和娱乐（faith, family, friends and fun）就是人生四大福（4f）。”

如果人生的意义在于4f，拜伦言之可信，那么世上大概有半数人把生活的四分之一当成了百分之百，把爱情奉为毕生的赌注。于是有人赌赢了，有人赌输了。赌赢了不一定心满意足，赌输了则可能一蹶不振。其实世上只有欲壑难填，没有无忧无虑；只有自暴自弃，没有全盘皆输。

本书展现的，是人们在顺利中遭受挫折，在挫折中品尝苦涩，从苦涩里体验甘甜的故事。书中的男女经历了初恋、跨国恋、婚外恋，生死离别与刻骨铭心之后，终于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开垦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无论家庭、生活、婚姻幸福与否，也不管无法挽回的懊恼、悔恨多么悠长，他们都成长了，在举步维艰的人生路上高悬起一面自省的明镜。当悲喜已过，往事如烟，终会明白“生活不是等待风暴消退，而是学会在风雨中从容起舞”。欲念永不可能完全满足。只有心满，才能意足。只有意足，才能酿就幸运、幸福。幸福不就是一种感觉吗？！

一千多个昼夜呕心沥血地敲键盘，在啪啦啪啦的声响中与人物同唏嘘共命运。希望读者能在唏嘘慨叹中感悟到人生的点点滴滴，也愿大家在波折起伏的婚恋中成熟、成长，成就美好人生。

原山

2009年5月于加拿大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浪漫的剑河	1
第二章 如梦如幻的婚恋	47
第三章 推割草机的女孩	65
第四章 蓝色的月亮	120
第五章 漂流的港湾	147
第六章 我们总让在乎我们的人哭泣	177
第七章 乔治湾情与恋	218
第八章 七年之痒	240
第九章 婚姻的红杉树	249
第十章 我们才刚刚开始……	259



第一章 浪漫的剑河

一个秋天的傍晚，英国剑桥大学的叹息桥上，方明远望着波光粼粼的剑河，回想着往事。第一次得知剑河时他还在读中学。神秘而浪漫的剑桥，经徐志摩优美的勾勒，令人产生无尽的遐想。陶醉于《再别康桥》的诗画中，没想到自己如今留学剑桥。

秋风吹来一片树叶，颤巍巍越飘越近，似乎伸手就可以抓住，却在眼皮底下落入河中央了。树叶浮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晃晃悠悠，慢慢随河水蜿蜒远去。剑河源自诗情画意的拜伦塘，下游是瀑布，而后便不知去向。大概长途跋涉汇入大海。河上漂流的叶子如果到了海里，大西洋汹涌的浪涛能把它吞没。它最好停泊到一个避风的港湾，也许离剑桥近，也许在很远的地方。

走下叹息桥，想起桥名字的传说。考试没通过的剑桥学生要被逐出校门，他们从这里走过，一声叹息，别了剑桥。明远今天走过，不是被逐出校门，而是博士资格通过了，毕业论文也进展顺利，但他还是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昨晚重新读了一遍《傅雷家书》。第一页写道：“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远不得安宁！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以前对此话从没细想。

方明远在剑桥读英国文学博士已有一年了。从开始一片陌生，到如今剑河的一草一木都如老友般亲切。经历如同包罗万象的抹布，酸甜苦辣一言难

尽。翻翻过去的日记，就像读故事大全。初到剑桥疲于应付学业，脑子里容不下半点儿学习以外的事情。如今该考的考了，该过的过了，按说压力减少心情应该轻松，但方明远孤寂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添了一份惆怅。

* * * * *

刚踏上异国土地时，心境曾如晶莹剔透的露珠，饱满地迎接朝阳。繁华的伦敦，宁静的剑桥，清爽的空气，湛蓝的云天……代表浪漫主义的英国议会大厦，象征古典主义的大英博物馆，穿梭在闻名遐迩的特拉法尔加广场，就像是步入云端了。就连树丛中猛然跳出的松鼠，也带给人惊喜。然而时间久了习以为常。英伦岛雨水充足，阳光温暖，剑桥土生土长的草坪因此常年碧绿。可雨水过后，游子心里沙漠依旧。

剑桥的生活，与他出国前想象的大不一样。单说校园里女生不多就让人十分头疼，亚洲女孩就更少见。北京校园里成群结队的女生，已是遥远的记忆。

昨晚他在国王学院的“鸽子洞”信箱里拿到一张小条，是剑桥三一学院曹翔留的。曹翔从台湾同学那里翻录了一盘邓丽君的歌，告诉方明远有时间去他的住处拿。上世纪80年代初剑桥宿舍没有电话，同学互相联系通常在宿舍楼活动室或在系里打电话，要不然就在“鸽子洞”信箱里留言。

沿着三一小巷朝三一学院走，想着一年前被剑桥录取后，曾寄申请信希望能被分到三一学院，并说明如果三一学院进不去，其他任何学院都无所谓。当时太想去三一学院了。

剑桥在学术上划分系，在生活上划分学院。学院与系毫不相干，更不是隶属关系，各学院中各学科的学生都有。剑桥的三一学院，意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剑桥的31所学院中，三一学院与圣约翰学院、国王学院共属英国皇室。这是明远到剑桥后才知道的，刚得知被分到国王学院时，还曾有些失望。

明远到英国以前读过许多关于剑桥的介绍，除了徐志摩，还有陈之藩的《剑河倒影》，等等。陈之藩说：“学生最忠诚的是对自己的学院。在那里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学，在那里成长。在学院时，划船为学院争光荣，出去做事时，是为学院争声誉……就像中国人对自己的家的忠诚一样。”一旦被学院录取，则终身为学院成员，是学院大家庭的一员。明远二十多年后再

回到剑桥时，凭着当年的学生证，借撑篙船、到餐厅吃饭，还真跟当年一样，依旧不是外人。

走进三一学院，曹翔的宿舍楼近在眼前。上了二楼，见左边第三个门有一束光亮，门敞着一条缝，曹翔在家。

轻轻敲门，听见里面有脚步声。曹翔打开门，一见明远就笑了，“我知道你今天肯定来，你一听邓丽君就等不及了。”

曹翔和明远同一年进剑桥，在工程系读博士，个子比明远略矮一些，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整天笑嘻嘻的。明远走进去，说赶快听听效果怎样。曹翔转身关上门，煞有介事地说：“上周末有人去大使馆拿电影片子，到教育处问了。邓丽君已被确定为黄色歌曲，要关起门来听。”明远拉出收录机边的椅子坐下说：“你录了几盘？”

曹翔拿起桌上的一盘用圆珠笔标着“邓丽君”三个字的磁带，递给明远，一边开录音机一边说：“我录了两盘，一盘专门给你。你可以在家天天听，月月听，年年听。”

轻柔的音乐响起来，邓丽君醉人的歌声顿时占据了两个二十岁出头男生的心。他们真说不出，除了邓丽君还有谁能有如此温柔的声音。那个岁月，那个环境，这便是绝无仅有的天籁之音。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曹翔坐在他的单人床上，陶醉般地随音乐轻轻摇晃。明远望着他，想起西德电影《英俊少年》中的歌：“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每天都是阳光照。”曹翔跟自己一样大，可压根儿就像个少年。伤感的失恋歌，他听着还如此开心，可能他的话是真的，他从未谈过女朋友。

一曲未了，又一曲开始了：

金色的沙滩上，独坐一位美丽的姑娘。

她在轻叹，叹那无情郎，想到泪汪汪，湿了红色纱笼白衣裳。

明远低下头，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两手搭桥，靠近额头。心中的“南海姑娘”清晰地浮现眼前，但她并没有坐在沙滩上。新的一首开始了：

我对你永难忘，我对你情意真，
直到海枯石烂，难忘的初恋情人。

明远听到这里，伸手啪的一声关了录音机，正沉浸在靡靡之音中不可自拔的曹翔吓了一跳。明远说：“效果不错，可怎么都是失恋的歌？”

曹翔从床上站起来，说：“A面失恋，B面就是开心的情歌了。接着听。”曹翔刚要再开录音机，明远拿起桌上的磁带说：“多谢你还想着我，我拿回去自己听了。”说着轻轻走出门。

曹翔觉得奇怪，平时明远在这种场合会开几句玩笑，比如讽刺某些歌词写得不好等等，一副文人咬文嚼字的劲头。今天怎么了？这多愁善感的文人，听失恋歌都难过。你不听我听，曹翔又把录音机打开，半躺在床上，重新回到邓丽君的怀抱里了。

几周后，曹翔到国王学院明远住处找他，在门口听到里面噼噼啪啪打字的声音。那时，计算机在英国极少，声音嘈杂的手动打字机仍然流行。站在旁边打扫卫生的一位中年女人，指着明远的房间说：“他天天都在打字。”曹翔笑了，敲响了门。

“请进。”里面说。

曹翔推门进去，明远从桌前站起身来。“打扫卫生的人都说你天天在打字，该放松一下了。周末我请你去伦敦看场立体电影，逛逛伦敦，怎么样？”曹翔说着一屁股坐到明远对面。

明远伸了伸腰，“这么潇洒，真羡慕三一学院，动不动给你们外快。”

曹翔满脸喜庆，“不错，我刚领了补贴。算感谢你帮我修改第一学年报告。”

星期六一早，明远和曹翔来到剑桥火车站。刚上火车坐定，曹翔讲起上星期傅聪来剑桥，还请三一学院的老雷出去吃饭。老雷比明远和曹翔岁数大许多，也是剑桥的博士生。明远道：“三一学院卧虎藏龙，连著名钢琴家傅聪都请三一学院的人吃饭。下次见面一定要问问老雷，哪来这么大的面子。”

然后，又说起邓丽君，想起那盘磁带。曹翔喜欢B面欢快的恋曲，明远喜欢A面伤感的情歌，说太感人了。曹翔不明白，望着明远问：“你是不是以前谈过女朋友？”明远的眼睛立即躲开曹翔，望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才说：“是。有时候听邓丽君的歌，就像她在一字一句质问我。”明远没有说下

去，曹翔也就不再问了。

在伦敦观赏《大鲨鱼》立体电影，看望了一位在伦敦的同学，逛了一个著名广场，每个地方明远都能讲出它们的来历。曹翔听着暗自佩服明远懂得多。两人一路聊着回到剑桥。

又过了段时间，曹翔在“鸽子洞”给明远留言，明远没有回音。后来又想通知他，查尔斯王子要来三一学院看望他的老师，虽然不知戴安娜王妃是否也来。从曹翔住的地方，能看到查尔斯王子的直升飞机降落到奈维尔斯大院。不知明远对英国皇室有没有兴趣。奇怪的是，明远一概没有回应。

两天后，曹翔吃过晚饭径直来到国王学院，到明远的宿舍找他。在门口，听到里面在放邓丽君的歌：

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
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
问你，问你，再问你，
几时回到我的怀里。

曹翔轻轻敲门，过了一会儿明远才来开门，眼睛有些红。曹翔走进去，望着明远忧伤的神情，一时不知所措，低头看到翻开的《傅雷家书》，这才想起来访目的，“我今天实验特顺，一个大难题解决了。太兴奋，没法静下心来写论文。想去撑船，要不要一块儿去？我到三一学院借船。”

明远整整一天都在写论文，此刻头疼脑胀，也想出去散散心，于是说：“你等我一下，我去洗衣房拿衣服。”明远出门以后，曹翔随手翻着桌上的《傅雷家书》。不一会儿，明远提着一包衣服回来，两人一起出了门。

从三一学院借了船，明远想借机舒展筋骨活动活动。曹翔递给他船篙。他熟练地一篙撑下，船稳稳滑出，船头调正，由北向南航行。这一段是剑桥几所著名学院坐落的“后院区”，从河上可以看到几所学院的后院，是剑桥的精华所在。修葺平整堪称一流的草地、精致漂亮的花园为两岸增色很多。不论心情多么沮丧，总会让人赏心悦目。以往，明远每到此时会想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然而诗人美妙的心境此刻没有感染明远，他脸上渐渐罩上一丝忧愁。曹翔瞧了他一眼，关切地说：“你有什么事不开心，不要自己闷着，学文科的人总单独待在家里可不好。听说伦敦最近有留学生得了精神病，被

送回国了。”

明远苦笑着说：“精神病还不至于，不过这两天有些难过。”

撑篙船满载惆怅，“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到了克莱雅学院，从别致而上镜的克莱雅桥下穿过，它传奇的故事瞬间成为过去。树翠花香，秀丽如出水芙蓉的克莱雅犹如一位淑女，紧靠国王学院。宏伟的国王学院教堂不愧是英国著名建筑景观之一，配上学院的名字让人联想起雄性的阳刚美。几个国王学院的学生撑船迎面而来，两人跟他们打了招呼。船驶过教堂，剑河开始静下来。明远一篙一篙地撑，船静静向前滑行，岸边的树木、宫殿般的建筑慢慢退去。明远触景生情，“剑河上的人都喜欢看圣约翰、克莱雅、三一图书馆和国王教堂，很少有人理会河边的普通草木。但是这些绚丽多彩、金碧辉煌的却永远不属于你。”

夕阳开始落山了，不知名的虫叫声遥相呼应，不绝于耳。昆虫忙于交友婚配，既不在乎玉宇琼阁，也顾不上窃听别人的隐私，明远堵在心口的那扇门打开了。他站直停下，手握船篙，望着远方，声音低沉地说：“来英国以前，我有个女朋友，是大学同学。临走时跟她吹了，现在真的很想她。”说完，他低下头。

曹翔同情地望着郁郁寡欢的明远，不知说什么好。

刚才读的《傅雷家书》中说：“青年人最容易给人一个‘忘恩负义’的印象。其实他是眼睛望着前面，饥渴一般地忙着吸收新东西，并不一定是‘忘恩负义’；但懂得这心理的人很少。”明远问曹翔：“如果你那时候在中国有女朋友，临走时你会跟她散吗？”说完又觉得自己的问题荒唐，接着说：“算了算了，你不必回答。”

曹翔扭头转向岸边，琢磨明远的话。许久，船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曹翔也来自北京，曾经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数学、物理和英语竞赛的三连冠军，名字登报后曾收到女孩子的信。周围也确有几个女孩子追过他。可他第一不想年纪轻轻谈恋爱，第二又怕离得远麻烦，一直躲着那些女孩。但如今明远的问题是，假如已经有了女朋友会不会跟她散，真诚地回答，要仔细想一想当时的情景。过了一会儿，他望着明远答：“说实话，还真没准儿。我那时候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

明远用恳切的目光感谢曹翔诚实的回答，抬眼望着西边的晚霞，霞光似乎能穿透内心，能透光，也能透气，埋在心里的郁闷朝着光亮倾泻。他再也

不想一个人憋在心里了。

* * * * *

刚上大学的时候，明远凭借高考分数最高、原先在中学又是班长，由辅导员指定担任临时班长。开学第一天，他拿着名单按照学号点名，假公济私地把班上的女生挨个打量了一遍。英语专业女生多，漂亮的还真有几个。点到最后一个叫李媛。明远抬眼瞧着皮肤白皙的女孩，觉得对她的形容，要用英语里的最高级形式。但他没多想，一是有任务在身，二是他的心思不在女孩身上，一心用功读书，刚上大学他就有留学的打算。

第一年结束了，回家前的晚上，同宿舍法语专业五个男生加上他一个英语专业的男生，议论了一晚上外语系女生。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按照长相给外语系女生口头发放“金牌”、“银牌”和“铜牌”。对于李媛该得什么奖牌争议最大。睡在明远下铺的郝志平常跟他一起自修，扯着嗓门喊李媛毫无疑问应该是金牌得主。但李媛获金牌只得了郝志平和方明远的两票。郝志平不甘心地说其他系的人也英雄所见略同，他曾在学生食堂见到一个中文系的小子，给刚刚走进食堂的李媛当众鞠躬，并塞给她一封信。郝志平绘声绘色地讲着，声音亢奋地说：“已经有人先下手了！”

明远一骨碌爬起来，从上铺探下头问：“你说的是真的吗？学校不准谈恋爱。”

郝志平的口气满不在乎，“谁还管这些。我们系的人没动静，中文系的小子倒先发动攻势。你这相貌堂堂的才子本来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让别人抢到头里可别后悔。”

明远回身躺下，眼睛望着天花板，心里开始敲鼓。他想起半年前的一件事。那是全班的新年聚餐，全班三十几个人一起包饺子。丰盛的晚餐过后，大家打扑克、下围棋、说笑聊天。唯独李媛和另一个女生去洗碗收拾。那女生是这项活动的主办人，而李媛在班上没有一官半职，聚会时话也不多。明远在围棋桌上过五关斩六将，听到有人上厕所回来说今天水很凉，想起三十多人的锅碗瓢勺一大堆，作为班长该去帮忙。刚出门，就见李媛端着一大盆洗好的碗回来了。她两手冻得通红。明远接过盆问：“还有吗？”李媛说：“没了。你不必去了。”明远端盆时碰到李媛的手，凉得像块冰。明远望了她一眼，她进屋悄悄坐在一边，直到12点过后大家一起迎到新年，也没多

少话。

回想起此事，琢磨着中文系那愣小子，明远依然不想轻举妄动。谁知道李媛心里想些什么，说不定喜欢那不怕丢人的愣小子。还有，他抬眼望望床头高悬的英国地图，暑假要读的书早借好了。男人要成名成家，明摆着，成名在前头。

大学二年级的一天，明远跟郝志平一起去教室自修，见李媛迎面走来，两人冲她打了个招呼。李媛走过去，两人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明远悄声对郝志平说：“依然独来独往，看来中文系那小子文采有限，没能把李媛给骗了。”明远本以为郝志平会哈哈一笑，可他却表情尴尬，吞吞吐吐说李媛曾向他打听明远的事。明远不解地问：“你怎么跟她在在一块儿？”问完又笑了，“肯定你小子图谋不轨，也跟着往前凑。”

郝志平承认了，说他主动找李媛搭讪。李媛见到他还挺客气，居然说知道他，“你常跟我们班的方明远在一块儿。”郝志平一听觉得有戏，李媛这么说完全表示她已经注意自己很久了，不禁有点儿沾沾自喜。谁知没说几句话，李媛犹豫地望着别处问：“你知道……方明远……他，有女朋友吗？”郝志平愣了一秒钟，明白自己成信使了。他如鲠在喉，“方明远一门心思出国……顾不上这个。”

从这以后，明远跟李媛偶尔说句话，每每感到不自然。教室里，有时会碰到李媛的目光，两人眼里都流露出异样的光亮。明远在心里问自己：“这叫不叫眉来眼去？”上世纪80年代，男女生近乎于授受不亲。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中午，明远很晚才到学生食堂，饭厅里人已经不多了。他买了饭，找个最近的长条桌坐下，刚吃一口一抬头，见李媛独自坐在隔着几条桌子的地方，面对着他。一见明远，她正在饭碗里搅动的勺子停住了。李媛今天穿了一条背带裙，让明远想起日本电视连续剧有个叫小鹿纯子的女学生，虽然只是在母亲看电视时偶尔张望过几回。李媛那种清纯就像小鹿纯子，而且比她漂亮。原先在大学期间决不谈恋爱的打算一下子抛到脑后了，他端着碗坐到李媛面前。

那顿饭他们吃了很久。

食堂要关门的时候，两人同时起身去洗碗。从饭桌到水池距离不长，走在一起感觉新奇。一起洗了碗，走到靠墙壁的饭碗架边，明远把自己的碗放在最高层的最里面，又伸手接过李媛的碗并排放好说：“碗放在高处被偷的

几率减少一半儿，饭碗居高临下，矮个子就饶过我们了。”

李媛笑笑说：“对高个子可就没辙了。”

明远望着并摆在一起的两套餐具，似乎别有用心地说：“那只好随便了。反正，都已经……有主儿了。”

两人笑嘻嘻地从食堂出来。明远本来要回宿舍拿本“许国璋”，但一顿饭的功夫，“许国璋”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了。他愿陪李媛去图书馆。通向图书馆的路有几条，他们穿幽径进边门，走了一条最长的小路。

李媛说她认识明远中学时的班主任，班主任说明远是他们学校唯一一个各科成绩都出色却选择学文科的学生，其他人要么文科强理科弱不均衡，要么就是理科学不下去了才转学文科。

“为什么读外语系？”李媛问。

“你先说你为什么。”明远瞧着李媛。

“没什么，我喜欢。”李媛道。

明远刚想说“我也是喜欢语言文学”，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故作潇洒地说：“我是因为外语系女生多。”话一出口，马上后悔自己玩笑开过火了。郝志平曾在宿舍里如此宣称，满屋的男生都被他逗乐了。男生在一起开的玩笑怎么能在李媛面前说？唉，本来是想卖弄幽默，谁知弄巧成拙。没办法，没经验。

明远看了一眼李媛，她倒没有不高兴，眼睛瞧着地面轻声说：“天天跟郝志平在一块儿，女生多也没用。”

“幸亏跟郝志平在一起，有他给我当前哨，不至于碰钉子。”

李媛浅浅一笑，明远心里春意盎然，想拉一下她的手。可惜，图书馆到了。

面对面坐在图书馆阅览室，明远从书包里抽出一本书，打开摊在眼前，可一页也读不进去。抬头瞧瞧李媛在读於梨华的小说，刚才聊天时她曾说喜欢於梨华，但现在她好像半天也没进展。此刻，李媛似乎从书中读到明远的心思，翻过一页。明远把手中的书放下，起身去借了一本法语简易读物。望着坐在对面的李媛，想到法语的浪漫，就在那一刻起明远对法语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一周后的星期一，明远在图书馆给李媛占了位子。李媛来到后，在他正阅读的法语书上放了四盒录音磁带，上面写着《法语语音》。明远瞥一眼李

媛，会心地笑了。

从此两人一起自修，一同吃饭。学校里虽然不允许谈恋爱，但是两人在一起读书，从没人干涉。明远也很快适应，心神安定下来，不但没有因谈恋爱耽误学习，反而比别人更加精力充沛地读书。对法语爱情诗的兴趣，促使他选修了几门法语专业课，攻克第二外语成了一种新的刺激。明远用软绵绵的法语念轻飘飘的爱情诗，李媛听后莞尔一笑。明远就腾云驾雾了，对法语越发感兴趣。宿舍里经常放法语会话录音带。明远利用每天日常交谈，跟同宿舍的人练法语口语。

* * * * *

两年后，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来校访问，明远参与接待来访的几百位随行人员。总统到来之前是漫长的等待，明远用流畅的法语跟法新社记者聊天，被外语系主任听到，随口跟几个学生说：“方明远的口语都赶上法语专业的了。”此话几经传播，越滚越大，传到李媛耳朵里时成了“方明远的法语水平比法语专业的人都高”！两人一起吃饭时，李媛把听到的讲给他听，明远心花怒放。从此，方明远在外语系名气更大。英国文学的专业课各类考试、竞赛连连第一，论文声情并茂多次获奖。同学们都说，方明远凭自己的智慧加爱情的力量锐不可当，拿到剑桥的奖学金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刚拿到剑桥的全额奖学金，明远开心得足能一步蹦上天安门城楼。而从中国驻英大使馆得到的一些可怕的消息，又让他不禁担忧。那时留英学生虽然不多，但已经发生的问题却不少。每年至少有一位留学生因学习压力太大而精神失常被送回国，还有的甚至跳楼自杀。毫无疑问，剑桥这种名校难度会更大，即使全部精力投入学习，也不知能不能顺利毕业。徐志摩如此才华横溢，到剑桥竟然没拿到学位，自己更不知前景如何了。现在需做的准备，就是能毫无牵挂地上路，全力以赴投入学习。

明远琢磨该如何开始新生活。留学英国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刚二十出头，应该有一个新的开端。过去的生活就此告一段落，快刀斩乱麻方可无牵无挂，在国外好坏就跟别人没关系了。消除后顾之忧，压力自然减少。轻松地迈向崭新的未来最为重要，未来是未知数。换句话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与李媛了断也不容易。李媛给了他许许多多，但他自己也真心付出过，

不亏欠什么。功课上也帮她不少，跟她分手不应该觉得对不起她。然而每当想起三年里一起寒窗共读，难忘的朝朝夕夕就在脑海中难以抹去。

记得一个秋天的傍晚，晚霞映红了暮色中的小树林。两人走在树林里，地上的落叶像是给他们铺了一层黄地毯，踏上去软软的。李媛白皙的脸在晚霞中放着红光，她穿一件乳白色风衣，晚风轻拂，衣摆摇曳。明远望着李媛，斑驳陆离的景色中想起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想到这可能就是他将来的新娘，心里怦怦直跳，充满温情地问：“你愿不愿嫁给我？”李媛抬头仰望他，甜甜地微笑，“愿意。”明远低头闻着李媛乌发里散出的淡淡清香，沉醉遐想。艳丽的花常淡而无味，倒是那些色彩浅，尤其是白色的花，往往香味四溢。荷花清纯却平淡，李媛应该是一朵无华而幽香的茉莉花。

3年的时光，春夏秋冬来回走过，踩下数不清的印记。

学校首次试行推广统一校服的时候，布告栏里贴出通知，要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时装表演队，在学校文艺汇演上展示十种参选的校服款式，以便大家观摩投票。对女生模特的要求第一条是“一米六八以上”。明远欣喜地对李媛说：“你可以报名。”李媛摇摇头，“时装模特要漂亮才行，我又不漂亮。”明远扭头看了李媛一眼，想起她称明远的一切溢美之词为“情人眼里出西施”，没想到她还真这么觉得。

李媛本来该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遗憾的是，姐姐3岁时得病死了。从记事起，就常听母亲跟别人说：“那么漂亮的孩子死了让人多伤心，可惜媛媛长得离姐姐差远了。”母亲不会撒谎，也从不言过其实，李媛从小认定自己相貌平平，离美女更差一大节。谁知女大十八变，她出落得亭亭玉立。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服装单调，李媛的姨妈每年从香港来北京带来风格迥异的衣服。她觉得，不过是那些舶来的裙子使自己与众不同罢了。

往日的回忆只增加权衡的次数，并不影响衡量的结果。方明远心里几经挣扎，取舍的天平固执地朝一边倾斜，用借口、解释追加砝码，心理便得到平衡。他觉得，凡事只要多数人都会这么做就不算过分。比如要搬到新房子里，大家会把旧家具丢掉，再买新家具。《三国演义》里说“妻子如衣服”，有位早年的留学生进一步解释成“衣服就等于妻子”。照此逻辑，女朋友比妻子更差一层，那就是说还算不上件衣服。那位留英大少在女方家相亲的赌桌上赢了300块，添置件獭绒大衣，“损失个把老婆才不放在心上呢”。

远有古训，近有先例，送旧迎新自然可以理解。李媛即便再好也属于过

去。以前所熟悉的一切，还是留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吧。即将远走他乡，对故土的一切会有许多不舍，对李媛的留恋也一样。但毕竟还没结婚，也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恋爱谈吹了是常事。这些话明远在心里安慰自己无数次了。然而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是，李媛固然是一朵温馨的茉莉花，但是自己的新生活刚开始，其他的玫瑰花、牡丹花又怎知就一定不好呢？

做出这样的决定会让人觉得是陈世美，可也是不得已。但愿李媛会理解。况且李媛仅仅是女朋友，离结发妻子还差十万八千里。只有抛妻弃子才叫无情无义，自己这样做是有良心，不忍心一边打算他乡另寻新欢，一边强装与李媛依依不舍，更不想耽误李媛。她也应该趁年轻另选个好人家。毕竟李媛是个好女孩。

选择跟李媛摊牌的地点是北海公园。这儿离李媛的家近，公园里逛一圈算是跟过去的生活有个交待，送她回家，跟家人在一起她就不会想不开。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李媛出来前显然刻意打扮了一番。黑白相间的连衣裙，腰身用白色宽腰带束着，更显得苗条。白色的领子在脖子后面高耸着，绕到前面像两片花瓣一样翻开。平时方明远会赞美两句，可今天他没心思，非但不觉得好看，还让他想起非洲的斑马。

坐在湖边树荫里，明远下意识地不与李媛靠得太近，极力回想事先考虑好的夸夸其谈，时而停顿，时而支吾地说着些“以后遇事要坚强，生活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最大的缺点是不成熟，像个孩子”。李媛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忽然说：“你不是说要给我样东西吗？”望着她期待的眼睛，明远有些不安。大概李媛在期待订婚戒指之类的东西。李媛就是这样，遇事总喜欢朝好处想，自找失望。唉，女孩喜欢男孩就想拴住他。男孩喜欢女孩，可就是不喜欢束缚。明远说：“等会儿我送你到家再给你。”

站在李媛家门口的楼下，明远迟疑地掏出一封信，递给李媛，嘱咐说：“你进家以后再看。”李媛双手摸了一遍，似乎还是在寻找戒指。虽然没摸到，但也没露出失望的神情。明远最后默默地望了望她的背影，随即转身离开，心里说：“一切结束了。”

回学校的公共汽车上，明远想象着李媛读信的情景，心里忐忑不安。虽然无数次在心里辩解以解除负疚感，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好事。曾经朝夕相处的情侣，如今不考虑她的感受，用一张“休书”就让她走了？

刚才明远话里有话地说了半天，李媛没听明白。她是个单纯的人，做事